

介於媒體人與政治人物之間 簡余晏期許成為社會改變者

※本文引自傳播學院網站

【傳播學院賴彥融報導】現任台北市議員的簡余晏，畢業於政大新聞系，在既權威、又想反抗的年代中成長；不論身為記者、獨立媒體人、政論節目主持人或是市議員，她渴望為弱勢發聲、為公共服務的心從來沒變過。



期許靠一支筆，改變社會

簡余晏就讀政大時，報禁尚未解除，大一的她就確悉自己寫的文章比講話來得更有力，因此當大部分的同儕選擇未來性看好的廣電組時，她堅定的選了編採組，並加入「寫作會」訓練對文字的駕馭能力。「當時的決定都是影響未來的關鍵，很感謝編採組給我的思考模式與訓練。」簡余晏說。

簡余晏認為當時政大的校風較保守，但有一些剛從國外進修回來的老師，如張錦華、鄭瑞城、翁秀琪等教授，帶給她很大的啟蒙，傳授的內容和傳統的報業理論完全不同，讓她在衝突與對立中激盪出新的想法，並瞭解追求社會公義的重要性。

到了大三，報禁解除為簡余晏的人生開了一扇窗；這年，她到中國時報實習，實際見識、了解報社的運作方式。此時的她，人生理想開始建構——進入媒體。畢業後，簡余晏毛遂自薦，一舉獲得中國時報、自立晚報、自由時報的錄取。當初在自傳裡的一句話，她至今仍然印象深刻：「期望能靠一支筆保護自己，改變社會！」

簡余晏取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。而且，她選擇的是挑戰性最大的——中國時報社會組。

站在社會底層，為民喉舌

整整兩年跑警察局、命案現場，這般的經驗給簡余晏很大的衝擊，也影響她

看事情的角度——和社會底層站在一起，「我不會從既得利益者、政府或財團的角度去看事情。若當初是從財經記者訓練起，今天我就不會成為一個好議員，因為我可能會從資本主義的角度去評斷。」

簡余晏的新聞人生豐富且多元，離開中國時報後，她陸續嘗試平面、網路報、廣播等媒材，也曾轉換東家到東森、聯合晚報等，簡余晏願意接受新聞訓練，「我對工作的投入是超乎想像的大，三個月上手，要求自己半年要有獨家，到了一年左右我就會開始思考這份工作是否不能再讓我成長。」也是因為這樣積極的態度，各種機會總是會找上簡余晏，讓她在因緣際會下成為政論節目的來賓，甚至後來成為政論節目的主持人。

簡余晏說，即使是上節目，她仍然維持寫稿的習慣，並查好資料讓自己的發言有所根據、保持中立。此時，已經是資深媒體人的她，感到新聞界的束縛越來越大，「曾經也想過當獨立媒體人，但發現存活、自主的空間真的太小了。」



拒絕淪為傀儡，回到初衷

簡余晏重新審視自己，回想大學時期的初衷，思考還能做什麼樣的角色，而不被扭曲，「越來越多的人想要介入、拉扯我的言論立場，我不想被人操縱，最後決定從政，回到為基層人民發聲、服務的初衷。」

簡余晏認為記者和市議員雖然工作不同，但殊途同歸，都是為民發聲、指正不義。簡余晏認為，已經很少人能用報導促成改變，進而影響決策，但站在議員的位置，她可以更直接促成改變。她舉例說，有天她發現城市夜空中的雲缺乏層次，深感光害的嚴重性，進而提出了「光害防治法」，讓城市中的繁星未來不致消褪燦光。

即使成為議員，簡余晏迄今仍然維持寫部落格的習慣，分享並討論市政議題與各種最新資訊。她說，即使忙於公務，「對於時事議題與資訊的更新，我一點也不落後。」她笑稱已經罹患「資訊焦慮症」，無法一天不吸收新知，除了從書籍、雜誌、電影中瞭解最新趨勢，當記者所累積的大量人脈，讓她每天可以從簡訊、電子信箱中獲得上百封消息，不致漏掉最新的資訊。「17年記者的訓練，已經讓我成為專業的訊息接收、解碼者。」簡余晏充滿自信的說。

願當薛西佛斯，追求公義

簡余晏認為，人生中充滿著偶然，當年她大學時期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成為日後發展的關鍵；她期許學弟妹跟隨心中追求公義的聲音，成為有想法、全面參與社會的年輕人，「公義的追求，就像希臘神話中推著巨石的薛西佛斯，即使成效有限，還是要日復一日地將它往上推。」

簡余晏始終記得，當年她剛參選市議員時，曾在一次主持的新書發表會上，遇到從前在政大服務的教職人員，讚賞她現在的言談表現與成就，讓她十分開心。她衷心感謝政大給她的啟發！

【小檔案】簡余晏

政大新聞系第 50 屆

台北市議員（中山大同區）